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二

英市禁絶以後貨續至不下三十艘皆阻於義律不得入咸怨義律計事冒昧義律以國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風潮可畏又懼釁開自已見衆情携貳遂更爲婉詞自陳奉國命來粤司理本念實欲安靜無事今事勢至此心緒殊多憂慮請此後一照大清律辦理而彼亦得無違其國法且仍許率諸商還澳一得國信即開艙貿易詞頗婉順則徐以漸奉

嚴旨不敢驟有更張峻詞拒之其船遽駛出老萬山外者半然尚覬望不肯去濱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濟其食用及是以則徐出駐海澨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辦羣知感愧相戒無復私售惟無籍游民或潛越他港運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難之而卒不能不就漢奸初為所誘互引儔類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則徐誠悃不敢自外續往者亦少矣時則徐已留督兩廣而調廷楨兩江尋改閩浙林公自越華院將遷入節署謂予曰我占

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日公以粵事來諸生望之
久矣生何歎爲既遷同事六人詣謁會客至留予刺使
俟之及見公慨然日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日海
事公之所優爲無待蒭蕘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
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
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節
鉞從此地方利病似可訪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
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帑息備歲修資者爲目前
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搶修之公越日即以所查
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日次繕海防
彙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則徐以
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舟師出洋不能如夷船帆礮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
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

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又招募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挐小船攻撲先鍊釘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勇約法七章訓練既嫺人知運用踴躍爭先七章一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礮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礮多而大蓋夷礮惟在兩旁我師只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上風又避礮火再兼察看潮勢取其順潮則得勝必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水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

帶兵大官所任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
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生銅礮打可斷舵
斷鼻漸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蓬之人前後最
多若經幾礮轟打下海則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即大
礮皆為我得矣一駛近夷船頭尾則我船俱須分左
右翼如鴈翅形斜向船頭撲攏船尾擺開方能聚得
多船且火器不致悞擲自家幫內脅如夷船頭東尾
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
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斜勢則礮火無非擊
在夷船不致反擊自已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舵
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夷船
上銀錢鐘表呢羽等物以雙分賞給予舵工若臨時悞
事當進不進當轉不轉即將舵工斬首示衆一礮火
能及之處即先開礮至鳥鎗可及便兼開鎗迨噴筒
火礶能及則隨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船不
致悞擲本船為要其桅上拋火礶之法應擇兩人頭

戴竹盔胸前遮小籐牌繫繩於背其腰仍帶雙刀並繫火繩一人上頭桅一人上二桅皆上至頂與蓬齊爲止其下每桅兩人拉滑車將竹簍所裝火礶用力拉上其桅頂之人即用火繩點着火礶隨點隨放此簍放完彼簍又上總使夷船上應接不暇且桅上拋礶而船頭仍須多放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燬必矣即使船未至燬而火勢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既過之後則火礶噴筒皆停止不用一兵勇過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悞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內最要之物莫如柁車纜蓬桅纜鼻頭纜能將各纜全行砍斷則船已爲我有又何患銀錢貨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律盡行分給並別須重賞總不許於船內先行搶貨轉悞殺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太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船至多不過容

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一郎四角合攻亦不過用十
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即有多船亦可
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淩亂若有時必須多
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或有時前隊有船斜攻已
久未見得手則應暫令休息後隊仍由斜向攏上但
須聽帶兵官號令方准調換不得擅自退息違者立
斬一爪皮小艇應雇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擦油蔴
斤配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綑任上葢葵蓆船之頭
尾各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鐶繫定其一頭
拴大鐵釘長七八寸其末須極銳利船上置大鐵鏈
二把使番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
旁挨槳以行妙在甚低夾杠礮火所不能及一經攏
近夷船無論首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釘在
夷船木上將火點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開縱有極
大夷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
況上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面又

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服衆攻彼一層安有不授首於我者乎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盛者必勝況此次殺一白夷賞二百員黑夷半之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得千員殺得百夷即得萬員再多者並可得官何等快樂即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員賞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邀賞如有臨陣退後即刻斬首懸竿示衆　按第六條小火船用鐵釘釘夷船之法本出鄭芝龍崇禎十二年廣督熊文燦檄芝龍拒呂宋郎必即哩哥夾板船於湄州外洋病夾板堅厚無所施力乃選能下水者五六十人駕小漁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麻棕灌油並硝磺引火物實小船中撥棹直冲夾板將斧釘定發火人跳水回大船夾板舩高礟遠一時被火燬五船而遁林公生長於其地見聞有自非臆說也

二十年正月游擊馬辰分四路攻於長沙灣燬內

地濟夷運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縛獻有差金星門亦以二舟師驅火船進逼會風轉寓拉尼兵船遣三板攏撥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與他國底威爾三板頭梔英國哥哇支麻里船皇遽開避膠淺俾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緣風潮不順而返五月初九夜我火船燒其三板二舩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斷椗而逸是時夷兵大小十二船輪船三先後入泊金星門十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連以鐵索乘潮攻之夷

船亦以三板撑拒我兵遂趕過其特威爾船殺水手泅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國禁市之令先聞於印度已傳知其蘭崙國都有茶葉者皆屯積居奇銀價又再長如初聞繳烟時迨議出兵黒綠茶驟如上茶値矣義律請兵文亦隨至國女王與其巴釐滿衙門及甘文好司諸酋議僉以非兵爭不可顧通國商民皆不欲啟釁東粤且用兵勢將加稅也議數日不決律士丹乃公上條陳謂貿易之停起於鴉片之犯禁

中國之禁旣派有專官原非向日有名無實者比至謂拘留我使不知義律原不足稱使者其在粵止一時代理皁吏何能聽彼言致累通國正貨乎請先將鴉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後可對中國蘭頓新聞紙內載云律士丹合憑一京講論中國停止貿易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中國人禁止鴉片係爲風俗政事稅餉外國人即應遵其法律而行現在衆人皆說中國官府受規不管禁止有名無實又說中國拘禁我等使若殊不思受規乃官府之事而　朝廷一知立即究辦安得說禁止有名無實况義律並非使者不過係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國律例即應按各客商所有之鴉片更加三倍罰銀今中國不過只將其

鴉片收繳而已然因致累我國正經貿易亦受虧缺所以不能任人再賣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代擬斷絕鴉片文告曉示出產屬地終以衆喙洶洶人持一見隨以求和爭戰兩事諮其所事羅占士神祠闍卜將決焉得戰鬮三於是尊意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守國水兵船十餘艘合以印度駐防兵船數十聯䑸來粵啟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馬哈他尋病死還軍待易將旋代以布爾

順德有周彦才者少商於越南因其地無賴淘金利沙者人多失食掠及行賈彦才使商客捎貲募勇

衛之往還關外者安爲會阮王爭國招以爲助旣得國官彥才總兵理鑄錢事嘉慶中英夷以收風債爲名欲窺越南馬頭泊兵船港口王令彥才出與語折遠負貨夷目知彥才籍粵東相約旋雜至省夷館與結納其夷目卽數年前駛舟山東威京刻印通商字說爲沿海截擊者也未幾彥才老倦旋粵詣之夷以彥才熟越南風土欲尋以貨使返越南約舊王宗戚爲亂而遁夷船以應彥才拒其貨權詞答而緩之及粵東夷事起彥才仍詣其舟是春卽知印度夷兵必以七月至偶爲尋言予已寄言於林公請早爲備至是秋仲無耗林公使尋招致詢以夷不果至之由彥才揄指計其期日仍決其早晚必至去越二日來則以兵目死於印度海今已易人往返遷延來不出十一月爲言益再探於夷而知之也尋疑信間以復林公其冬夷船果大至始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文赴官報時林公欲造海舟與夷戰有繪子母舟獻

者貼說謂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破於小者使敵但見大舟臨時則小舟四出圍燬敵舟此越南者於富良江敗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屬問之彥才以答以是役身在行間越南製獨木舟銳其首尾鑲以利鐵令善水者壓舟水底而以大舟搖旗水面英夷攻見旁無策應亟進甫及舟而十小舟遽浮水出環攻之立敗非藏於舟腹機動可橫出也林公是其言又英夷至天津陳訴義律不列名文但稱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兒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蓁巴兒兒郎伯麥先與馬哈他同發馬哈他死伯麥亦還候代者故與布爾利同至粵同往天津其在定海與王知縣書則云水師將軍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官同名異意其一人兩名也　其國甘文好司綜理國事者於兵行日預下令諸將至粵用兵無聚勝理亦不

必遽求得志宜挨延日月使中國苦於費繁擾久在
在厭兵庶可望如所願誠以航海遠出不易慮諸將
苟且蕆事墮中國計中也則徐自奉斷英市首防偷
漏更定澳夷茶葉歲市之數責諸夷毋聽英夷假借
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計米利堅佛蘭西之在粵者
旣以阻貿易故氣各不平相與切齒方欲歸國招兵
來與爭論斷不直英夷所爲而俄羅斯廓爾喀舊奉
本朝冠帶並與英印度屬地爲鄰挾有夙怨上年英

取阿付顔尼俄夷出兵助其恢復攻巴社即用英所來粤之港脚以撼印度襲取其機洼木哈臘二城與英南北止隔一山山名與哥都士血戰未息英夷常慮其乘間襲巳又慮其効勞中國凡俄夷有出邊界者卽羣相驚訝以爲人

中朝請兵彼此切切探報廓夷雖力不如俄而倚中國與英爲難之意無時或巳語詳下則徐悉偵知之英屬孟阿臘爲東印度孟邁爲南印度痕都斯坦爲中印度巴社白頭國爲西印度阿付尼顔在痕都南道光

十九年與沙蘇野相攻沙王求援於英七月起孟阿臘孟遜痕都三部兵將以副目沙機尼以天瞰破阿夷加模爾牙尼士二城留兵爲沙夷守阿王退保麻緬亦求援於俄攻巴社英帥律屋蘭救之阿俄爲所拒以收逃僕爲名襲取巴屬機注木哈臘二部乘勝取沙屬裒部斯麻爾格模特敵三部駐兵荷薩士阿接英界晉印度言語購齎導以圖印度英亦駐阿界備之議還阿王於故城自蔽而息俄夷之忌故二十年英夷會寄國商之在溴門者云俄羅斯約木哈臘同取阿付頗尼以攻印度我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禦之前俄與巴社立約欲收阿付亦爲我兵頭律屋蘭所拒俄不知巴要到何地方肯任手現聞其使者巳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必懲惡中國與英爭鬭幷欲求諭緬甸人來攻今必要與防備我徹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屬三部俄兵與料木哈臘兵來夾攻我兵恐擾亂而同宜先預備英

內顧輒生疑慮且聞其遠來兵費綦重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禮拜日集夷商勸捐有僅出數員者決其勢近窮蹙與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俟其悔禍誠求得操縱自我庶幾一勞永逸令洋商出賣茶抽分積項並鹽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銀項募水勇五千橫鐵鍊木排於虎門橫檔鄧公已委保純辦成排鍊為風飄散至是復之購西洋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紅單拖風船六十製火舟小舟倍之買甘米力治夷船便

兵士演習攻剿躬出獅子洋校閱懸賞格令殺白夷一賞銀二百黑夷半之義律二萬領兵夷目數遞降有差獲夷艘者錢物盡以充賞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夷見賞重漢奸之受雇在船者慮就購爲內應時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盤旋洋外知要口無隙可乘坐待非計遽駛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則徐初但知其兵資貨爲餉先停市易次嚴接濟以爲不久將失食自歸固不料義律竟能請動國欵蓄意大

舉入寇然事前亦移會閩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過慮未盡信也赴浙之船經福建便道駛五船突攻廈門提督陳階平在病廷楨亟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礮臺槩沙爲垣率兵駐守礮擊其火藥艙沈兵船一分裝水勇數百人如商人舟者八護以師船三遇其希爾拉士船於南澳港之西北打魚洞中駛近其右後梢火槍齊發値海天波平無風夷舟重不能轉船主穰西不知

兵至疑海賊誘刼亦急呼發鎗回拒彈子及師舟盡
爲皮席遮隔我兵匿跡席內外視甚明所擊悉中繼
擲火礶燃噴筒倒斃夷兵數十風起始拽帆颺去六
月夷全䑸齊至定海致書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
欲假縣地劄兵岸上語極狂悖初七日朝發與接仗
兵多傷兵船亦被擊而沉潰不能守越日城破懷祥
投水死典史全福繼之鎮標將備相將趨入鎮海巡
撫烏爾恭額聞夷將至先調湖州紹興兵赴援頂檄

寧波知府鄧廷彩相鎮海通內要口備鐵鍊木排保
護防其眾入一時均未得就相顧束手奏入嚴議提
督祝廷彪恭額罪
詔提督余步雲馳赴堵禦七月以兩江總督伊里布
爲
欽差大臣赴浙
敕沿海督撫遇夷投書許收受馳奏初當事者以夷
商意在急圖售私稍加懲創即無能爲嘗可畏而就

範迨定海失事慮隔海壖非舟師不能收復承平久
武備廢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勢滋延蔓會外間有
粵中繳烟時先許以値後負而激成之語都中畧聞
之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
備日夜傳訊發律呈繳禀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
汝為官商倘有私許夷人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愼
汝腦袋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蓋是時粵人紛紛
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
以事後給價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
不暇復計夷怨而夷已禀繳無及適澳夷代求釋前
然語皆出揣測事秘固無顯據也
先是獲一夷目有以為即伯麥者時欲
獲夷俘不許奏設一道於澳門先令易守中孚出駐

西洋夷官待以酒食請代求釋所俘留粵夷船忽焚至省爲林公正詞詰責廢然而返

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前山營都司實守此挈兵出且拒且撲滅餘火礮傷其夷目及夷兵數十沉其小舟十八日則徐偵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將陳連升率馬辰挈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與遇乘風破其頭鼻夷多溺鉛彈亦盡小夷舟十亟駛來救圍辰船仰攻礮及木排辰開子母礮斷其繩纜不能進士密船乘戰酣遁以提

聞奉有貪功啟釁

嚴旨則徐惶懼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

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

奏云竊臣奏報挐獲鴉片烟犯摺內欽奉

硃批

外而絕斷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未能淨

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

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

伏地碰頭愧懼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

命來粵查辦禁烟先蒙

頒給欽差關防繼復

簡調兩廣總督責成之重委任之專臣何人斯

膺茲倚畀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永臻成效仰答高厚

乃爲時已閱年餘而鴉片未盡除夷船別經遠竄雖

異數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

愧茲蒙

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駑駘實無詞

以對
君父惟有俯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
以敗無能不勝戰慄揣播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
謹繕摺內具奏為臣渥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
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正大不敢不以見聞所
及為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粵省而滋
擾乃在浙省頭變若出意外而其窮蹙正在意中蓋
英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
銀出洋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
浙洋現開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
錢一元疊即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
成本其所以甘於覓銷或云以充食用或云
以給雇資弁鬬其在洋夷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
之繁日以數萬金即礮子火藥亦未能日久支持窮
蹙之形已可概見夫夷人向來迎冬以氊為暖不着
皮衣其索性然也浙省地寒勢不能忍受現有夷信
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盛發

自然搶去舟山洋場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省
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俱各氣忿不平均欲
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難
之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驕性成愈顯其桀驁試
其恫喝亦且別生秘計冀除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
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即此不時
不必與定海交鋒而剪困守藩籬即可使之自困夫
自古苗頑逆命初無梗於堯舜之朝我　皇上以
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即
堯舜在今日亦不得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辦實爲
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
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
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
於異日其輕重必有別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
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
膿鴉片來則以漸而成蠱原屬意計中若在數十年

前查辦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未成癮之難內
毒尚可解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作痛不得不為
亟拔膿而英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潰膿而
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裡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則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
誠恐患成瘰癧矣溯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
嚴明　天威震疊躉船二萬餘箱之繳英夷領事
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奸夷原字可查亦有夷印
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
觀看維時來觀之夷有撰為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
大意詡　天朝法令足服人心夷書中具載其文諒
外域盡能傳誦遍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
夾帶鴉片者人即正法貨盡繳官以夷字合為一紙
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唯英夷不遵國法且
肆鳴張是以轉奉　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江
滋擾之事或尚可以仰懇　恩施今既攻佔城池

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已聞之難許曠日持久
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
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
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撫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
見也即以船礮而論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
以料辦必為長久之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
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
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
一製礮造船何至尚形棘手臣節次伏讀諭旨
聖主外本內末不言有
以稅銀有何計較仰見
無誠足昭垂奕禩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
變為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製船必求極堅
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
理不善正在嚴請治罪何敢再獻芻蕘然有裨國家
須頂踵捐糜不敢自惜倘格外
天恩寬其一線
或令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

誠以圖克復至東省各處隘口防堵加嚴察看現已
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藉甚仰慰 宸懷
命侍郎黃爵滋祁寯藻赴福建查勘廷楨軍實並籌
畫防守事是月伯麥偕義律駛五商舟未敢以兵往赴天
津陳訴 奏云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
巴兒免多謹呈 天朝大清國 大皇帝
駕下竊巴兒免多現奉敝國王命協同本國陸路統
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 貴國
緣為商民去年本國之 正領事官義律暨來 貴國貿易
之商民竟被廣東之 欽差林鄧總督凌辱無道以
眾欺寡併從一向敝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
等次壓無辜為此奉命前來 上訴惟思船多兵
眾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
孰思 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

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勢此即必彼
此相關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
倚去年林欽差到廣不幾日首先將西洋各國
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內立即封艙連
日不准出入兼絕伙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內之烟
土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如於限內繳出則
仍前交易買賣也切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烟土
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即有
恐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
之烟土係在洋面並非起運入內地而外國商人亦
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其國商
人等如不繳即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飢渴
難當只得含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酌議論詎料已
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如有嗣後查出船內夾帶烟
土即將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即正法等語但查
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

西洋各國古今通行惟正法係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况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一二水手不肖私自夾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慘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即着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國商衆通商已來百十餘年於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一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內之貨物不勝枚舉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夾帶烟土方准入口否則逐回不准貿易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覆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計受正法之結也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後適有英國兵船廵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係請詢封港

之由以爲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不還礮相驗矣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准供辦伙食之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船隻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際適其船內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隨送些少食物林鄧二憲竟言呂來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於黑夜之中將呂宋船隻燒燬並傷斃三八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憤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呂宋國與英國火湘相蘓非親即故今同任異邦客地適船探偵即或送些伙食亦係人情之常事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里不獨無分統屬而且只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不能到西洋今林鄧二憲係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耶今大英國王仁慈憐念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銀兩

但未審林鄧二憲將此事如何奏報又出其國巴厘滿衙門寄我宰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烟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後就款時則并商裁之益英酋不知粵商情形故逕請裁汰義律則久於粵目覩諸商富家不敢爲是言但思戢費而已直隸總督琦善以聞天津巡道陸建瀛議以夷所請前三事頗有關度支國體今當以免稅代烟價畢仍照征輸以澳門爲

市埠西洋澳夷必以其逼處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廈等地可於此建樓椗泊西洋額船入泊娘媽角兩不相混且義律亦嘗以是請當可塞其口但地遠難以彈壓在澳曾不如在省也以監督與平行後三事所關尚小應令其還粵就則徐定議總以烟之絕不絕爲所請之許不許示中國禁令始終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復與夷辨論但以現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鮑鵬無名氏寇海記作白如鵬意其畏罪而改名也今據案牘復書夷目稱以公使謂上年繳烟必有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

牛酒時競傳如鵬至夷船授意使請已赴粵者見無名氏冠海記不知其據或出自鵬私意而已

詔革則徐廷楨職令俱在粵候勘而

命琦善馳驛至粵代其任

敕沿洋各省遇回粵夷船且勿開礮夷目吻據縣印在定海欲徵糧署吏縣人苦之諸夷見雖邀准查辦而六事尚未切實許允八月自天津辭琦善先馳還粵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擾地方如故九月義律道經浙鎮海城見伊里布請釋餘姚令汪仲洋先設

伏漁舟陷夷淺沙所誘執之夷目突德等數十伊里布謂定海見未繳復不許仍如天津故事饋遺伯麥年酒伯麥報以呢疋暫收以安其心奏奉諭旨發還夷不復肯收下年二月收定海欲弁夷俘及原物還之夷已開行矣無名氏夷艘冦海記云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夷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斷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此與澳門月報所云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

遁有他國討好將英吉利賣與中國林保聽明好人不辭辛苦等語相符王云鴉片可斷不能斷通國貿易皆彼國所常言又供稱喜與陳志剛同賞夷物夷回洋呢奉
旨發還姑無論記中語有據否要在理中也至語及林鄧草職不過斷役不請大體之言無與伊相矣 山東巡撫托渾布亦有搞遣並以夷情恭順奏緣是浙亦效焉皆羈縻意也 奏有各夷向岸羅拜語英夷惟事天行跪禮餘見其王不跪冠海記據系指以敗之然羅拜非必跪當時或免冠拼謝耳夷在粵亦往往有學內地作揖者 十月琦善至粵城因伯麥之在天津語近乞憐膚訴誤以夷性尚易馴伏未度嶺蓄先赴虎門定約而後入城懲辦積弊意以

為不過稍給烟值仍許貿易夷必俯首聽指揮所事
易了或語以監督署規歲餘之數極爲充裕可勸監
督籌出六百萬員舉其二三年所入償夷應公徐代
請奬叙留権資其彌補者及抵粤途次始病夷恃有
查辦
恩命求索無厭轉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
貪而慰其望兼釋其怨也偶以所聞粤關盈餘質之
怡良至是乃知津貼酬應外餘存無幾然後嘆事有

棘手既又自以專辦海日無與他人一切不復商諸巡撫即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謁時夷船俟於粵諸省海防兵皆撤歸伍粵兵船還至半途出不意爲夷擄怡良以

關琦善慮妨和議不欲深究首請關礮肇釁者將罪副將以謝夷兵心由是解體又中於夷言謂英王嘗投書求通商爲則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證成於怡良怡良以事屬子虛爲正言而止葢兩年來怡良深服

則徐正大料事如見故言無不聽又嘗爲姚文僖公
藩堂屬其子衡方在幕爲則徐所禮亦力爭之琦善
終無以奪義律初請繳烟再開實數夷稟具在節次
批發並揭示沙外紳民皆知至役守夷館又懲義律
攜商逃出之故層遞辦理皆正無所指摘但散遣其
舊雇丁勇數千橫檣前後備拒夷船之水底暗樁悉
如夷意裁之將欲促其早就範圍覺卒消弭也鮑鵬
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顛地幸童義律已見而

輕之待如奴僕而奇以耳目烟禁既嚴畏廷楨拘懲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庸適琦善覓通夷語者鵬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押較銜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椿丁勇亦鵬歸述夷意謂非是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則徐之募勇也擇海濱漁蛋鬬狠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險隘向爲夷所憚者一旦裁使失業相與徬徨口岸

夷專倚奸目二人轉相煽引盡出而應夷招內外海
口水道淺深避就夷非引水無從諳悉者至是亦爲
所洩義律知內防既懈復投書有多增兵勇求敵即
和不成語以挾之與鵬所口遮衍計無所出且已裁
之勇不復可招而集諸營兵亦緣是不復再調先是
廷楨自閩解任至値夷堅索埠地琦善以閩之廈門
粵之香港就廷楨商二地所與廷楨曰廈門全閩門
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臺灣之在廈東者

聲勢爲所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環尖沙嘴裙帶二嶼夷船常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與彼必築建礮臺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輙垂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應也與之良非所便琦善亦無以奪巳奏

蹶矣至是進退無策思借商議和欵往還論說暫緩時日義律巳窺見其情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

意愈堅天培密請添兵守虎門琦善慮夷知而有詞
也峻拒不許而允償烟價至七百萬員終無成議義
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二臺在虎門鎮遠
威遠靖遠橫檔八臺外所恃爲第一重保障也三江
協副將陳連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駛至二十
餘驅漢奸二千餘人扒越後山夾攻從墻缺入臺背
中於地雷斃賊百餘後至者蜂擁而登我兵猶奮力
拒戰以扛礮殲賊二三百而火藥垂盡矣橫檔以下

諸臺僅足自保地與兩臺隔增兵運藥必以舟渡而前後已扼於夷旣無生力可繼藥鹽礟亦空設已束手待斃故當時夷尚能以餘力駛輪船三板遶出三門口焚我戰艦潰我營兵諸臺兵瞪目望見勢不能救頓足相呼而無可如何大角兵房延燬殆盡守臺千總蔡志安負傷督兵盡取臺上堪用礟推而墮諸海防夷奪運反身跳圍而出沙角臺隔水相對爲穿鼻灣夷衆闌入先焚草棚亦越後山至四面受敵連

升急發大礮夷稍却我兵無藥礮不復發發者又以
省局攙雜炭屑力弱無濟賊彈箭迸落如雨身無完
膚其子方在側見父死狀挺戟大呼左右躍殺數夷
袍皆血染與千總張清谿等同時死先是議款戒毋
擊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報賽夷衆登而聚觀連
升嘆曰臺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卽能越山咫尺已及
我後謂清谿曰觀汝才氣可大用盍留汝身圖他日
報劾乎語至再清谿誓同死不移連升乃顧其子曰

子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爲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於難陳公有馬甚神駿絕愛之既殉節夷牽馬不行雖驅至香港飼之不食鞭而復飼則哀鳴凄慘卒以餓死有圖而題之者一時題詠甚多夷入據兩臺自此遂與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

琦制府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奏云竊奴才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擊破臺師船尚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係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即於本月十五日復駛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礮臺大角礮臺礮火較前倍增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面灰沙礮墻已被打倒數段至後圍墻亦被打壞數處又打斷礮耳六位火藥局亦被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幷延燒兵

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撥夷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後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因恐礮位被其擻去當督兵將奸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衆夷均亦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器也又沙角礮臺於被破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從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升守臺千總張清鰲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器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於是日巳刻進攻已被我師擊退各有受傷該火輪船隻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其三板船中全用鳥鎗火箭火礶等械其火輪船均用空

心飛礮鉄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礮擊斃者有被火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毀者又前僱拖船十二隻現被搶去二隻其餘尚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畧情形也據該提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覆藉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佈置等情函致前來奴才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之廢弛已久該夷所用之飛礮彈子內藏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爲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日前來文內稱本有戰後再商之說奴才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卽令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具夷書後總應聽候同文何以輒先滋

擾不若藉此作爲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見再行
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書既於
國體無傷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備文飭發去後
續准提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塲我營兵何
一魁放回交其帶至該提督夷書一件經提督臣谷
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三
日內照覆谷等情奴才隨代提督臣擬具覆文稿寄
交繙譯告以奴才業經行文詰詢候該夷登覆再辦
現尚未據回報所有該夷兩致提臣夷書並提臣寄
到覆夷文稿暨奴才代擬底稿一併進呈御覽
至提督臣關天培身膺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
叅從重治罪相應據情代奏聽候諭旨奴才來
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
肆擾大角砲臺沙角砲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終不能
駕駛貼服致令佔奪砲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
請旨將奴才交部議處再此次仍據提臣來函

具奏雖續經准到咨文以尚在倉猝之間其陣亡受傷官員兵丁及被搶被燒各船隻確數未據逐一查明奴才已飛咨確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該夷目義律如何登覆再行馳報外所有現在大概情形謹具摺由六百里奏聞

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烟快船數百多備火箭噴筒竹梯爲攻臺計時潮州鎮襲伯忠毅公子李廷鈺先調駐虎門與天培張辰分守諸臺兵僅數百天培點兵入守鎮遠兵譁謂夷船多非駐守兵可敵觀望不行天培切諭之則索貲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裝付質庫得銀按名遍賞之然後

勉從入則令滿汲淡水而扃鎖其臺門不放出一兵夜有扒越臺墻遁者廷鈺知勢難敵貧夜至曾城哭琦善前求亟增兵藥并言後山空虛夷人必來暗襲非力護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爲代請琦善不可郄凡兩次但許增兵七百親供云天培陣亡時兵勇增至八千九百餘而十二月十六奏乃云撥摽標
撫標兵五百名
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臺惟懼遲明爲夷所知故倉皇至此琦善見夷人日肆披猖非覊縻之計所得緩恐其再奪諸臺則粵防全撤

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
爲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爲期還以烟價又復許以
香港全島與義律再伸和約稱之公使大臣以浙江
所獲夷俘易定海義律得文約大喜請繳還沙角大
角兩臺及所掠師船鹽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
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船目文
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囑其據以收地伊里布緣
是觀望不敢出兵不知兩臺失陷奏到

上已決意痛剿革琦善天培頂戴帶罪立功速調湖南四川貴州官兵及南贛兵二千馳赴剿辦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閱視虎門舟次獅子洋於中道之蓮花山與義律見商商條款豐待以酒食使保純（時已官廣州府）偕廣州副將趙承德主席勸酬義律欲示其軍伍之整肅飲已領兵隊攜鎗礮列陣山坡操演請琦善出閱欣然臨觀畢給賞而去保純等亦先旋省十九日義律復請見於鎮遠山後之蛇頭灣

出上年所給香港券約請蓋關防琦善不允親供正月十九日義律又來求見欲求給香港爲寄居之地求爲蓋用關防未經允許又云當日逆夷求討地方兼貿易馬頭恐後有建臺設礮等事是以據實奏明迨後逆夷圍困礮臺事在緊要不得不佯允所請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許給已在上年圍困礮臺之時其正月在虎門再見所求係請蓋用關防則上年許給時亦經並有關防今和從乃請補蓋爲據也互勘極明漢奸雜夷兵從義律入虎門乘兩次接見隨員無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爲夷梢所悉琦善既目覩夷陣怯其兵礮愈執初見以爲非和則事未可知特自惴無以

同

天也遂以粵中地勢無要可握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陳奏謂夷用飛礮爲從來所未見不知西洋蝴蝶礮阮相國元揅經室集有之廣東海防書已有引及不足異語似過張夷勢而代其邀

恩奏到在調兵後遂奉

嚴旨且奉有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

諭矣又以伊里布誤聽琦善據夷文繳還定海之言

屢

詔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後罪狀
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
覲道安徽
命祁征粵與戶部尚書隆文同爲叅贊大臣以刑部
尚書祁𡎴向曾巡撫廣東熟識夷情
命駐江西總理軍餉皆馳驛兼程而進二月
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謙趨浙接理奕山方度嶺
有勒以全師駐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虛實者保純自

省迎謁令以此意還語在粤官吏且令傳諭諸夷代
奏仍准其通市隨行司員李湘棻座間忽爲大言謂
奉
命剿夷當馳抵粤城相機調度未宜遠駐示弱奕山乃促掉倍道而前旋以外來兵礮攻具未集暫止韶州義律既探知和議中變一琦善不足恃計非焦頭爛額不能討便宜也倍形憂懼則徐自受代别居館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嘗過問及冬仲與廷楨

奉

命協理夷務始復出詢知前所備舟勇已盡撤欷歔無如何三水劉文瀾策購義律垂得而虎門事已急矣初五日夷船乘風潮大至聚攻橫檔臺前攢排突進礟密如櫛臺藥皆自省發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橫檔後有小河舊無行楫則徐雇船以備咸譏其迂撤後守者不復顧及此適潮水盛漲夷分船闖越後河前後

夾攻天培力竭守禦不支手燃巨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將負以出天培揮刃擬之弁亟閃避一彈當胸至洞焉不倒夷衆擁入天培與都司署提標游擊麥廷章俱陣亡衆將劉大忠先遁當時以大忠同時殉難因已奏請香山協副將照副將例賜䘏事竣後與天培廷章湖南總兵祥福游擊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立專祠祀虎門大忠旋自回營以遇救得生自解夷見天培屹立如生反駭而仆續至者前迫視之知氣已絕相與驚嘆取所遺蟒袍繡褂爲

服之鼓樂安置臺中奏
上賜䘏如例增派齊慎叅贊軍事急調廣西兵二千
湖廣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粵琦善先奏及
內河由獅子洋入至烏涌獵德二沙尾大王滘及烏
涌迤西長洲岡深井黃埔白泥涌均握要宜守有
旨令芳先至速相機佈置毋令其駛近城下夷越虎
門直入內河虎門大礮之運自省會者三百餘則徐
所購洋礮二百餘已盡爲夷有防內河者皆搜括選

餘舊礮草率周章雖層遞分段設防究乏把握會湖南提督祥福統常德兵千餘新至琦善倉卒令與粵兵同駐烏涌烏涌者會城東出數十里先築土臺於南岸備虎門有失爲第二重守禦計者也夷船縛礮於桅空彈子心實以藥雜鐵屑小鍊於中合而圓之擊則墮地觸機自啟屑鍊乘內藥四飛着人恒斃烏涌沿河層延壘土牆穴牆置礮牆盡處不復更爲橫築牆鈌大開夷循北岸來礮向南斜發輙及鈌彈從

空隨又無鐵網承阻鐵網以鐵線織五分目而大綫爲網予嘗條陳及之而倉猝不能用粵兵先潰楚兵亦相率敗走爭先逃竄村落道半阻於河橋候補知縣瑞寶方主管烏涌小礮臺兵奔亦奔懼落後爲所隔甫過遽呼從役撤其橋板兵勇前走至河岸爲後隊逼墮河自相殘踏塞填河而後至者踏人首肩而過無一生者祥福及其屬將游擊沈占鰲提標守備洪達科皆遇害南越遊記云或以祥公墜水求其屍不得然當時已賜䘏立廟祠節無疑或自死於水耳二沙尾亦預沉石隘口

購敵夷舟沉而堵之願未守以兵夷至以輪舟乘火勢扳起通流無碍越獄德即省河矣怡良方懸賞招回漢奸及運私快船當時利賞畏罪將藉以衛省河投回者十九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獄令率投誠船出烏涌堵賊與夷戰有薦之者語見下文省河自虎門戒嚴弁兵官勇舟航梭織夷烟不時得售追越虎門方實鴉片於輪舟尾其兵船以人約窪戸快艇泊其旁乘戰酣載運烏涌潰兵不復集畦岸空其無人恩

升亦放虛礮烟焰蔽天售私者從礮聲中絡繹移諸快艇陸續發掉以去迨礮收烟散則貨已售盡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譽其宿將望之如歲所到歡呼不絕官亦羣倚爲長城入城郎發議謂夷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客異形安能操劵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爲壓勝具載以木筏出禦爲滿使一副將領之自部卒隅岸設伏約聞巳礮

響即舉筏齊列水涘呡器口向賊來路而後自抄出筏首夾攻之夷將至舉筒鏡測筏縱橫排岸側駛近而副將已望見旗幟先遁筏上無一人遂長驅直進芳偵知夷順流勢猛亟勒兵入城縛副將欲斬之諸帥爲祈而免乃令總兵永福率兵千駐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以防陸路寺距河干尚五六里夷舟過磯遠不能及又使總兵長春率兵千駐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滘後鳳凰岡對滘舊築石臺大而固夷不敢越

以入省逕趨省東中流水深雖不能沉石堵淺但橫
排木筏下水樁亦未敢闖而拔也芳久歷戎行夷亦
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虛實使其徒持書至鳳凰
岡營假求欵爲名密挈漢奸隨路探水長春新來不
知其詐收書使送芳訬城令候報即掩帳堅卧漢奸
已乘便引夷遍閱營盤知無備可襲甫出而兩路分
入勢如破竹從東入者逐我獵德礮臺兵而守之從
西南入者登大黃滘臺壞臺一角亦留守焉先是正

月義律伯麥合出新僞示張於新安赤柱曉其居民
稱爾總督琦善將香港地方讓給英國存有文據是
居香港者爲英國子民事須稟英官治理復以此語
照會大鵬營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聞而
髮指勸怡良實奏謂人民土地皆君職今未奉
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尙徘徊
東莞鄧淳集郡紳於學具詞以請謂僞示横悖已甚
宜加痛剿並請制府陳焉入見者數十輩琦善謂款

夷出自
上意而諸君未識情形爭執如是早晚禍及可自爲
計仍舉所陳四事爲言駐防進士朱介石 朝玠者篤
實君子也與辦至日昃而出營文弁錄夷示上紳士皆未之知林公見事關
重大揣悄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尚可以對
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詣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琦
如何予日既非紳士請奏不可措某年望皆輕又素
居江村未嘗授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
詞頃刻可行若俟通知啟不惟報轉需時抑事幾先
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不辭出即招黃學博培芳
商之黃藹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通顯故也黃
出語予謂我兩人方嘗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

告同志正躊躇間而鄧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翊日具詞進姚司馬衛何丈學植同在撫幕其日見林公亦與正言及之兩人歸勸但據情轉奏怡公遂首肯　追怡良奏到而兩江總督裕謙力參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適至　片奏云　再去年英夷至天津遞呈僅船五隻且所泊之直沽河距天津府城甚遠而琦善張皇其事遽稱殺轄威京處處堪虞浙江洋面海口全被占住並稱後來船隻無數必將南北並擾希圖聳聽以掩其武備廢弛之咎繼又牛酒犒師遣弁講款因而山東浙江相繼效尤饋送絡繹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賊竟所至如賓而山東撫臣托渾布又飾稱該夷歎呼羅拜查英夷腰勁腿直見該國王尚無拜跪嘉慶年間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驅逐回國是其明證豈有於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後忽向山東犒師弁兵羅拜之理以大辱

國體之事爲欺蒙天聽之詞不顧中外之竊笑皆由天津之辦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張皇欺飾之罪一也該夷同粵以後桀驁愈甚求索愈多情勢日形迫切琦善當一意調集滿漢水陸兵勇親巡海口破臺嚴防要隘明立賞格激勵將士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乃惟知責副將賠禮責兵認錯毫無激勵堵禦之方將士解體軍心沮喪以致該夷乘其無備突開槍炮攻據砲臺多折將士又以未申二時一事分爲二奏其稱我兵衆寡不敵查粵中水師船砲縱不如該夷之堅猛至陸路官兵則省城有駐防有督標撫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觀賊何啻十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數千人其陸路夷兵只有打尖鬼船二千隻約計不過千人琦善能調兵嚴防後路何致夷匪千餘繞出山後便稱衆寡不敵兵耶琦善不自知愧懼尚以粵人武備久弛諉過前任試思琦善未到任之前載餘以來卽以粵省之兵剿堵粵洋之

夷連獲勝仗屢燒夷船望風不敢窺伺並未調兵餉於外省亦未聞有喪師挫銳之事此琦善弛備損威之罪二也沙角大角礮臺既失以後至虎門尚有礮臺八座而威遠鞏固永安三臺兩峙鐵鍊橫鎖天險斷難飛越此時自當速調兵勇周守親自馳往虎門號令調度以安人心以作士氣一面知會浙江乘機進剿克復使賊首尾不能兼顧其時定海只有夷船二十餘隻且貨船居其半又義律伯麥皆未回浙定賊只有副將一人而粵中義律得礮臺後已舍舟登陸正是極好機會乃指中於剿堵布置事宜一字不題惟以覆書緩兵為言危言脅撫入奏且趕緊札囑浙省不必進兵旋即以給予香港即日在廣州通商定議不但故違 高宗純皇帝敕諭並未俟還定海後恭請 皇上准否賞給之諭旨是該夷先得馬頭後還定海以地換地既不使威在 朝廷且許其即日通商給地在前奏 聞在後又非 恩

出自上況該逆佔據城池戕害文武荼毒生民罪大惡極竟可置之勿論倒行逆施謬妄專權此琦善違例擅權之罪三也琦善既在粵給與馬頭換出定海即當說明浙中夷船全撤乃其遞到夷目給伊里布咨文則又稱定海夷船各貨請即令甯波商人前往繳售查該夷在定海大售鴉片有去冬定邑難民呈詞可憑是該夷仍欲於甯波違禁通商售賣鴉片何以在粵講際時並不與之詳確訂定斬截葛藤此琦善將就苟且之罪四也夷目公司領事義律只係夷商首領與中華洋行商人一例向在廣東例由澳門同知憑稟督撫皆自稱遠商或稱遠職而督撫行文飭令該府同知轉諭則稱該領事稱謂有定歷有案卷可查自上年在天津浙江投書擅用照會僭稱公使大臣而琦善等不知詳察輒以貴公使大臣稱之以外夷市儈竟與天朝將相平行大關國體倘海外各國夷商藉口紛紛效尤何以處之豈有僅嚴

於各國而獨屈辱於英夷之理又豈有現屈辱於英夷而仍能謹嚴於各國之理此琦善失體招衅之罪五也臣愚昧之見邊疆大吏必須稍有威望方足以鎮服外夷廣東澳門大小西洋通市者數十國皆觀望強弱以爲向背 天朝舉動遍播海外若使英夷得志則愈足以誇脅諸夷啟侮召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琦善挫軍損威委曲求欵已爲英夷所藐玩並爲大小西洋各國所輕視若令其久在廣東勢必專務敷衍彌縫恐不止難收禁烟靖夷之效從來外夷祗知畏威不知懷德故馭夷必先剿而後撫自宋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慮久遠者皆習勇之士而苟囿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 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臣服曠古未有英夷不過奸商其所料合不過販烟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奏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受 恩深重不敢瞻顧嫌怨而慎邊疆重計謹避

誠密片附奏伏乞
聖鑒再臣聞夷人到粵必用漢人爲買辦而其爲買辦者實爲漢奸之尤教保升本皆其所爲前此鄧廷楨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頓地有買辦鮑聰係買辦中最爲可惡之人因查辦嚴緊逃往山東轉至直隸改名鮑鵬隨同琦善前赴廣東托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議事情殊詭秘琦善所稱夷言先戰後商之說難保非即係此等漢奸有所窺何而教之使然也臣謂鮑鵬不誅夷務必多反覆可否請
旨密飭靖逆將軍參贊諸臣確查琦善處如果實有鮑鵬其人實係買辦鮑聰即行密拏嚴究交通實情正法海濱以杜內外勾結之弊臣既有所聞不敢因事無所確據緘默不言坐視琦善悞墜奸匪之計合
并密陳

夷氛聞記卷二終